

重点中学、重点班尖子生跳楼
好学生出走，先进教师累死在岗位上
中学教育似乎走进了死胡同
升学率 $\neq$ 一切！升学率 $=$ ？



狠 如 羊

阿宁 著

广东省出版集团
花城出版社



狼如羊

阿宁 著

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狼如羊 / 阿宁著. —广州: 花城出版社, 2010. 1
(花城原创丛书)
ISBN 978-7-5360-5806-4

I. 狼… II. 阿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164650 号

策划编辑: 朱燕玲

责任编辑: 孙 虹 黎 萍 邓裕玲 夏显夫

技术编辑: 薛伟氏

封面设计: 王 越

丛书标志: 苏家杰

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
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)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(南海区狮山科技工业园 A 区)

开 本 787×1092 (毫米) 16 开

印 张 14

字 数 250,000 字

版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 1—30,000 册

定 价 28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购书热线: 020—37604658 37602819

欢迎登陆花城出版社网站: <http://www.fcph.com.cn>

“花城原创”出版缘起

几年前，网络媒体盛行不久，有一位作家便说：“……我们面对的不是更年轻的作家，而是全体有书写能力的人民。什么叫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？这就是了。”网络媒体使大众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表达的机会，小说的门槛被冲垮了。

几年过去，信息传播的技术更加发达，中国已经有2亿网民，4.5亿手机用户，互联网移动网渗入千家万户，年轻一代的话语系统和阅读趣味发生了剧烈的变化。手机短信流行，手机长篇隆重问世，影像铺天盖地。有人质疑，小说往何处去？作为语言的艺术，小说会在多种媒体的夹击下逐渐消亡吗？

剧变之际，我们推出这套“花城原创”丛书，力求在众声喧哗之中，寻找一片诗意的绿地，在汉语书写的汪洋大海之中，寻找文学的最新增长点。我们相信，人们永远需要描绘和探究自身，需要艺术的滋养。小说作为人类认识自身和现实的一种艺术手段，随着人类认识手段的发展也必然向前发展。我们希望通过这套丛书，把握当前的文学动态，给精英文学注入时尚的活力。随着汉语逐渐走强，中国文学应以崛起而自信的姿态参与到世界文学的潮流之中。

“花城原创”丛书依照三个原则遴选作品：第一，作者是文坛上崭露头角具有优良潜质的作家；第二，作品关注当下中国人的生存困境，有人文情怀，有理想主义倾向；第三，作品具备原创精神，鼓励艺术创新，鼓励天马行空的想象力，反对纯粹的技术主义。

我们以海纳百川的胸怀，迎接竞相争异的局面。

希望“花城原创”丛书能够从汪洋之中，撷取动人的浪花，一部作品就是一个里程，一寸一寸地拓展小说的疆域。在这里，我们打开一扇门，愿与读者诸君一起为构筑文学的未来，各尽所能：是星星，就应尽力地，闪烁；是花朵，就应尽情地，吐艳。

1

陈冰溪的额头亮亮的，有些窄，两条眉毛细细的往上扬，她鼻子长得好，真正是鼻如悬胆，玲珑剔透，只是稍微显长了些，这样的鼻子配在一张长脸上，就觉得有些“贫”，不是个有福气的人。

她走路的样子也不好看，太快，不是大步流星的快，那种快让人觉得沉稳，有生气。她的快是用小碎步往前紧倒腾。她日子过得匆促，不幸拽着不幸，霉运连着霉运，一个跟一个。她又不服，便显出一个忙、一个累来。这都是走路带出来的。

午后阳光毒辣。陈冰溪一手拎着手包，一手拿着报纸上了8路车。手包是革的、便宜，样式却好看，因为样式就觉得没输给别人。报纸是一张小报，正好拿来当扇子。车上有几个空座，她捡离门近的一个坐了。

一坐稳了便开始恨李凡。李凡叫李凡亮。市里前几年兴起只叫两个字，黄金海叫黄金，董建国叫董建，马局长叫马局。陈冰溪原来叫他凡亮，有一次生气了便叫李凡。他也答应。以后就一直叫下来了。

他们是一种很淡的关系。越来越冷。听说他现在有了别的女人，陈冰溪装不知。他知道陈冰溪装不知，自己当然更不必挑破。这是她知道后第一次到他家，拍门的声音很大，有些像砸。屋里好半天没动静。她知道他在，又用脚踢了两下，里面响起懒洋洋的声音。

谁呀？

陈冰溪说：开门。

你是谁？

陈冰溪不说话。

门开了一个小缝儿。陈冰溪一挤就开大了。李凡做出恍然大悟的样子。他说：你还来我这里呀？稀客，稀客。

陈冰溪径自往里面走。屋里很乱，像是很久没人收拾过。那个女人够懒的。昨晚吃剩的饭菜在茶几上放着，脱下的臭袜子搁在吃剩的馒头旁边。卧室的门都开着，一间散发出隔夜的人体味儿，另一间好些。陈冰溪走进一间，眼神却往另一间瞟，她认定屋里没人。十有八九是夜里在过，凌晨又走了。陈冰溪有一段时间曾经这么做过，夜里看着孩子睡了，骑着自行车奔过来，天快亮时再返回自己家。那段时间她鬼迷心窍了。

那是她精力最旺盛的时候。夜里，觉得火车浑身上下乱开，肌肉跟着一阵一阵紧张。夜深人静，忽然听见一声响亮的汽笛，猛地醒来，却什么声音也没有。她的心一阵狂跳，却再也睡不着。

有时她会想起死去的丈夫，清清瘦瘦的、一直郁郁寡欢，每天在家里只是读书写作，很少理睬她。他好像从小到大没高兴过，至少是结婚后没高兴过，其实是这性格害了他，立业六岁时他得癌症，扔下娘儿俩走了。

相比之下，倒是李凡的样子清楚得多，虽然她不太喜欢这个男人，却摸得着，够得到。哪怕是讨厌，总也一清二楚。

跟丈夫相比李凡挺贪的，总没够。如果你肯去他那里，他就有的是精力，有时他要到她这里来，她坚决拒绝。白天来可以，晚上绝对不行。她不想让立业心里产生任何阴影。

也有人给她介绍，陈冰溪见过几个，比来比去，不但比不上死去的丈夫，连李凡也比不上。李凡坏坏的样子都在外面，那些人却像一杯温吞水，不凉不热的没意思。

看她不高兴，李凡没敢往前凑，只是给她倒了一杯水，放在桌子上。陈冰溪便把那张报纸摔在李凡脸上。

李凡说：怎么了？

你看一看。

李凡拿起报纸，这是一张广告小报，介绍一种叫“狼如羊”的男性药物。通篇讲“狼如羊胶囊”如何如何有效。李凡没看出问题。

陈冰溪认定李凡装蒜。她说：李凡你卑鄙不卑鄙，你想挣钱想疯了？想挣钱你凭知识，凭能力，实在不行你凭力气。一个大男人怎么不能挣钱，用这种下三烂的办法。

李凡让她骂得莫名其妙。说：我怎么了？

你装什么蒜，你看一看。

李凡以为陈冰溪怪他把他俩的事登了上去。他也吃过狼如羊胶囊，公司里人互相开玩笑，说试一试效果。正好陈冰溪去找他，李凡当然不放过试验机会。事后陈冰溪说：你吃了疯猫肉了？李凡带着炫耀说了这个胶囊。陈冰溪说：你找一只疯猫吃了，也一样。

这事他在公司里说过，便怀疑公司里人恶作剧给登了上去，他通篇上上下下找自己的名字，没有。后来又找陈冰溪的名字，也没有。

一个七十岁的老头儿说，他虽然年届七旬，对老伴儿仍然有异样的感觉，无奈总是力不从心，是狼如羊胶囊让他重新焕发了青春，觉得又回到了初婚的年代。一个四十五

岁的男士说，他在公司里担任领导职务，每天心力交瘁，回到家倒头就睡，时间一长妻子心生怨气。他想满足妻子，身体却实在不能做主。勉强试过，不但唤不回妻子的温馨，反而招得妻子更加怨恨。吃了狠如羊胶囊，他一下子找到了男人的感觉，现在他的家庭非常和美，夫妻俩就像刚结婚一样。

这样的事例有二十几个，密密麻麻地登了一大版。李凡没有在上面找到自己的名字，也没有找到陈冰溪的，难道陈冰溪平白无故就对一种药这么恨吗？当时她可是挺满足的。

李凡举着报纸，问：怎么了？

你还有脸问。我问你，这个狠如羊胶囊是不是你们公司卖的？

李凡说：我们公司是总代理。

陈冰溪说：报纸是你们编的吧？

李凡说：不，是总部编的。我们代理的药多了，都编报纸也编不过来呀。

陈冰溪说：不是你们编的，也是你们提供的资料。你们太卑鄙了。

陈冰溪狠狠地点着报纸。李凡仔细看，终于看出了名堂。那是一张不太清楚的照片，照片上的男人忧郁地朝他看着，似乎有许多话憋在心里。李凡觉得这个男人看他的样子不怀好意，肯定是在恨他。

狠如羊这个词不好理解，羊不是温顺的动物吗？看了这张照片就懂了，那是骨子里的力量，是内心深处的恨。每次到陈冰溪家，李凡都看见这男人在镜框里怪模怪样地看他。李凡有些怕，他跟陈冰溪要求，把这张照片拿下来。陈冰溪瞪了他一眼。他说：我一来他就瞪着我。

陈冰溪说：不愿意他瞪，你别来。

李凡这些年一直在想，怎么把这张照片摘下来。

陈冰溪曾经跟李凡说过，她丈夫好像对这种事没兴趣。李凡说：不是对这种事没兴趣，是对你没兴趣。陈冰溪低了头。李凡猜她很受打击，实际上她也是认可这话的，只是嘴上不愿意承认。

不管李凡对她多好，陈冰溪都只认定照片上才是丈夫，李凡便什么也不是。她对李凡是满意的，内心里却看不起，照片上的男人没给她带来任何幸福，她却看得高高在上。她不能爱跟她平等的男人。如果丈夫不比她高大，她也要举起来，举到头顶上，然后再爱。

现在这张照片到了小报上，她当然不能容忍。

患者王某某，身患前列腺疾病五年，尿频，尿少，尿不净。半夜里常常被尿憋醒，

跑到厕所却尿不出来。更严重的是性生活质量下降，连三十秒都达不到，甚至还出现不举。因为他的原因，爱人身患多种妇科疾病，面黄肌瘦，精神不振。两口子几次说到离婚，因为有孩子才下不了决心。自从服用了狼如羊胶囊，一个疗程就治好了阳痿，两个疗程治好了早泄。三个疗程把前列腺疾病彻底根除了。现在一次行房可达四十分钟，爱人戏称他吃了疯猫肉。现在两个人日子过得十分和美。

照片上的男人正是陈冰溪的丈夫。

陈冰溪流着泪说：李凡，你这么糟踏一个死人有意思吗？他有什么对不起你的。你干什么他都不管你，他不就是看着你吗？他碍着你什么了？

李凡愕然。照片的确不是他拿去登的，他只是曾把这张照片拿到自己家，墙上挂的是一张放大的了，原照在陈冰溪的一个小盒子里放着，他偷偷地拿过，后来又放回去了。

他说不清为什么要拿这张照片，只是觉得这个人虽然死了，却仍然影响着他的幸福。他悄悄地又洗了一张。陈冰溪不来的时候，他一个人想的不是陈冰溪的脸，而是这个人。可是他绝对没有拿到外面。

陈冰溪不相信：照片一直在墙上挂着，难道会自己飞出去？家里只有你来过，不是你是谁？他说：我为什么要拿到外面，那不是也给我抹黑吗？

陈冰溪说：你就是不可理喻。

不可理喻是照片上的人说的。陈冰溪说以前家里吵架，只是陈冰溪吵，他从来不吵。他只说一句话：不可理喻。然后就再也不理她了。这样的日子有什么可留恋的，陈冰溪就是怀念这句话，一直怀念了十年。

这是说不清楚的事，李凡确实没往外拿过照片，照片又确实登在了小报上。陈冰溪哭、骂，李凡解释，两个人吵了一下午。后来李凡说：不会是立业把照片拿到外面的吧？陈冰溪才想起儿子就要放学了，她便匆匆地要走。李凡想搂抱她，陈冰溪用胳膊肘在他心口上恨恨地捣了一下，转身走了。

事后李凡回想，多亏了有这一下午的争吵。不然立业失踪的事就真要怀疑到他身上，因为他是最有理由，也最有条件作案的。这比照片的事还要说不清。

2

校园是新盖的，条件非常好，崭新的教学楼，全封闭的塑胶操场，厕所里亮得能照

见人。去过北大的人说，比北大条件还好。省里一个领导来过，说：已经跟外国的中学接轨了。什么叫基础教育水平，看看这儿就知道了。

屁呀。

家长中性子暴的就骂街。一个多亿的贷款，不都得家长们还吗？门口一个十米高的雕塑，得让家长们吐多少血。这不是办教育，是搞房地产。比房地产商还能榨钱。

学校更严厉地抓教学，升学率必须全市第一，力争全省前三。我们不是搞房地产，我们是在搞教学。我们搞基础建设，是为了教育质量更高，是为了成为名校。学生每天在校学习时间不低于十个小时，加上在家里的学习时间，不低于十五个小时。什么叫冲刺，冲刺就得有个冲刺的样子。

邝校长每天在会上讲奉献，所有老师都在奉献。眼都熬红了，像兔子的眼。不用看学生，一看老师的样子就知道学生怎么样。大多数老师脸都是绿的，一个男老师全身起疙瘩，找不出原因，休息一个礼拜疙瘩就下去了。一个女老师三个月没来例假，不是怀孕，也不是有妇科病。就是累。休息几天例假就正常了。同学们，老师为你们付出了多少心血呵？你们可要努力呀！

没有不努力的学生。为什么努力早就忘了。埋头在题海里，不能看，不能想。就像人在大海里落水，一看，一想，就没有信心了。什么也不想，不想为什么，不想什么时候能做完，只是一道题一道题地做。为了能让家长满意，为了能看到老师一个笑容。为了……为了做完好早一分钟睡觉。

人一累了，生活目标就简单了。或者说就不叫目标。早十分钟睡觉能叫目标吗？看家长一个笑脸能叫目标吗？让老师满意能叫目标吗？

或者说那就不叫生活，生活该是这样的吗？

一个叫黄宇佳的同学在作文里写道：都说生活是美好的，是美好的吗？我们能看见蓝天吗？能看见白云吗？绿树、草地，能看见吗？还有鸟鸣、鸡飞、狗跳，我们能看见吗？不能。我们看见的都是习题。一道一道的习题。无边无际的习题。永远也做不完的习题。

那是一篇关于环境保护的作文，据说许多老师都看了，黄宇佳成了学校的名人，他的话成了名句：都知道烟尘是污染，尾气是污染，焚烧秸秆儿是污染。这么多的习题是不是污染？课本、作业、书桌，这就是我们的环境，一年又一年的环境。谁能告诉我，这环境是不是被污染过的？

班主任老师气得浑身哆嗦。她拿着那篇作文找黄宇佳谈话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这么说是我们迫害你了。我已经病了半年，胃溃疡、神经衰弱，我没有请过一天假。周六周

日还得加班。我为谁？我是为那百十块钱的奖金吗？你的污染是习题，我的污染是什么？就是你们，就是你们！

老师喊了起来，她流了泪。她悲恸的样子像是要昏过去。黄宇佳不知道该怎么办。他该不该扶住老师？刚入学时同学们议论，周老师曾经是学校里最漂亮的老师。学校门口优秀教师栏里挂着她的大照片，非常漂亮，据说那是她刚刚结婚时照的。现在她已经是一个苍老的女人。黄宇佳曾经在梦里梦到过她，这使他白天站在她面前总有些胆怯。

他没有扶。周老师生气的样子让他缩回了手。

周老师开始语重心长：学习苦不苦？苦！老师知道苦。苦才叫奋斗。好日子都得靠吃苦赢得。没有苦中苦，哪有甜上甜。你苦，我们不苦吗？我们为什么？还不是为了你们？你们三年就毕业了，以后你们考上大学，考上研究生，都是好日子。我们呢？还得在学校里。你们污染三年，我得污染一辈子。你知道不知道？

我过这种日子，是为了你们。为了你们一批一批的学生。你看着蓝天、白云，看着绿草、红花，好看不好看？好看。好看能考上大学吗？好看能找上工作吗？好看能成就事业吗？生活是什么？生活就是奋斗。躺在草地上那不叫美好，奋斗才是美好的。

黄宇佳彻底低了头。他真心实意地忏悔。他不该那么写，不该伤害老师，让老师生气。老师把那篇作文在全班念了，让全班讨论。

班里每个同学都发了言，立业是最后说的。他跟黄宇佳最好。那篇作文老师是让他念的，他觉得黄宇佳写得好，说的都是他们的心里话。他不想这么奋斗，他不是奋斗的动物。他是人。他要的不是奋斗，而是生活。同学们都批评，他不愿意。

老师说：王立业，你说说。

他站起来，不说话。

俞丽在后面捅他。他仍然不说。老师说：王立业，谈谈你的看法。你觉得黄宇佳写得对吗？

他想说：对。俞丽狠狠地踢了他一脚。他把话咽了回去。他说：不对。

往下说。

他不知道往下说什么，只是沉默着。他的样子有些执拗。

周老师说：你坐下。黄宇佳，你说说。

黄宇佳在班里做了检讨。哭了。他给老师道歉。老师，我错了，我对不起你。我太不懂事了。为了我们，学校、社会、家庭，做了那么多的付出。我还想自己的草地，自己的白云。我对不起大家。我看不到这不是我一个人的事情，看不到学习的意义。我真心觉得错了。我要再写一篇作文，让老师满意。

老师说：不是让我满意。是让所有帮助你，为你操心，为你受累的人满意。最关键的是让你自己满意。

老师，我一定让所有帮助我的人满意，也一定让自己满意。

黄宇佳，老师欣赏你的态度，原谅你了。你再写了作文，老师还在班里念。王立业，你还给黄宇佳念好不好？

立业点了点头。

黄宇佳后来写的作文都是大话、套话，立业念得没有一点儿意思。周老师说写得很好。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。

半年后的一天，黄宇佳突然从教学楼上跳了下去。这事儿事先没有任何征兆。当时立业就坐在黄宇佳前面，下了课，黄宇佳没有动地方，一直在做着作业。他旁边的俞丽跟他借过一次橡皮，黄宇佳递给她的时候连头都没有抬。班里大部分同学都在做作业，不做作业的都是那些老师认为没有希望的学生。周老师说：他们连三本也考不上。

一个同学碰了黄宇佳一下。黄宇佳来不及抬起笔，作业本上划了长长的一道。那个同学没有跟黄宇佳道歉，黄宇佳也没有言声。他没有时间跟人吵架。他用橡皮擦着，怎么也擦不下去。后来黄宇佳从座位上站了起来，走到窗户跟前，他想打开窗户。

戴军说：你开窗户干什么。

黄宇佳没有理他。戴军把身体往里面让了让，黄宇佳开了窗，往外面看着。他看见白云了吗？不知道。这时上课铃响了，戴军把凳子摆正，说：黄宇佳，上课了。

戴军看见黄宇佳抓着窗框，一下跳到了窗台上。这时老师正好走进教室，所有同学都站起来，齐声喊：老师好。

同学们好。老师一扭头发现了窗台上的异常：黄宇佳，你要干什么？

像一道道电光闪过，所有同学的目光都朝窗户上望去，他们看见一个灰色的影子在窗前一闪而过，开始大家都没有反应过来，谁都没有往不好的方向想，好些同学脑子还在作业上，听到班长喊起立，才恍恍惚惚地站起来，心里想的还是做不出来的难题。有些人甚至没有看清窗前的影子。

一个同学喊了一声：黄宇佳。黄宇佳跳楼了。

一些同学朝窗前冲过去，他们朝楼下看，什么也看不见。班里只是少了黄宇佳。刚才他还在班里，就在那个座位坐着。

周老师摔了个跟头，她往门口跑的时候，被什么绊倒了，脸上都是土，额头破了，流了血，但是她顾不上这些。她很快就爬起来，跑到了楼下。

胆大的同学率先跑到了楼下，其他同学也跟着往下跑。竟然有十几个同学没动，他

们一直在座位上坐着，争分夺秒地做着作业。

王立业跑了下去。他看见黄宇佳脸朝下趴着。脸下面是血，血从鼻子和嘴里流出来，渗到了地上铺的青砖里，青砖成了暗红色的。黄宇佳的两只胳膊往前伸着，手很白，腕子上戴的一块电子表已经摔碎了。他的一条腿蜷起来，看样子是想舒服一点儿。他的样子真的挺舒服，永远地舒服下去了。

几个同学互相搀扶着，胳膊挽着胳膊。那一瞬间他们觉得腿没有力气，上不去楼。几个女生流着泪，互相依靠着。黄宇佳，你看见蓝天白云了吗？他们都在心里问着。

校长来了。脚步踉跄。秃头上的几缕头发在空中慌乱地飞舞着。走到近前，同学们让开一条路，看见他脸上沁着汗，手一挥一挥的：赶紧给急救中心打电话，打110。

打过了。一个老师回答。

都回去，同学们都回教室去。别在这儿围着。大家照常上课。

同学们不情愿地离开了。这时候校长的话也不再有权威，好些同学在楼梯上站着，朝下面看。王立业是第一个回到教室的，他看见俞丽仍然在做作业。

你怎么没下去？

下去干什么？

黄宇佳死了。

他死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的作业没人替我做。

你这么冷酷？

我不冷酷。你要是死了，我就下去。

俞丽的样子不像是开玩笑。在班里，许多人知道他们俩要好。他说：我才不死呢。

死太傻了。只要咱们考上大学，这个学校算个屁！我以后再也不会回来，这些老师，我一个也不想见他们。

他也是这么想的。她长得不算漂亮，不过她的个子比较高，他不喜欢她细长的眼睛，却喜欢她像男人一样的鼻子，也喜欢她的冷酷。

他重新埋头到作业里，很快就忘了她，也忘了死去的黄宇佳。

放学是最轻松的时刻。王立业和戴军一起往校外走。晚上还有两节晚自习，回到家还要继续做作业。不过，谁也不愿想这些。

化学老师曾跟他们说，当年他上中学时，上完学要打两捆猪草。激起了同学们的一片羡慕声：多好啊，我真想放学打猪草。

老师，求求你，让我家里穷得上不起学吧。

让我也打猪草，我愿意给猪打猪草。

他们给化学老师起了外号：猪草。这个外号不带贬义。

现在化学老师站在校门口。邝校长的秃头不知什么时候梳理整齐了，十几根头发，精致地盖着发亮的头皮。化学老师站在他身旁。王立业装作没看见，他跟戴军一起往外走，感觉到化学老师的目光一直跟着他。

走到 32 路公交车站，戴军对他说：咱们打猪草去吧。

他一怔。

戴军又说：咱们为什么不打猪草？

他沉默了一会儿，说：对呀，咱们为什么不打？

戴军说：那就走吧。

戴军领着他上了 107 路，那是直接通到郊外去的。

下车时，天边已经有了晚霞。远处是玉米地，霞光在玉米林上面燃烧着。王立业跟戴军下了公路，戴军脚步轻捷，王立业走得磕磕绊绊。穿过一片菜地，左边是苍苍翠翠的洋白菜，戴军蹲下身子，掰了一棵，他一边走一边吃。右边是胡萝卜，王立业弯腰拔了两个，一个大点儿，一个很小。他没有吃，在手里拿着。

他们很快来到玉米地边，玉米最上面是玉米须，茫茫苍苍，再往上是一片暗红，好像在晚霞上镶了一道黑边儿，再往上是红色，像火焰，一边燃烧一边晃动着。火焰的颜色极有层次，每一层都红得不一样。它们不停地变化。没有仔细观察过的人，想不到它们的丰富。王立业停下脚步，朝远处看着。

戴军把菜叶吃得到处都是，他问：你不吃？

王立业有些不喜欢，他问：好吃吗？

甜的。

戴军递给他一块，王立业小心地放进嘴里。一股清爽的感觉充满了舌间。甜味儿从舌下散出来，在齿间流动着。王立业觉得津液丰富起来，随着菜叶甘甜的滋味，渐渐充满口腔。

一进入玉米地就热了，高大的玉米挡住了风，玉米叶子打着他们的脸，他们用胳膊挡着，胳膊有些疼，有许多看不见的伤痕留在胳膊上。

戴军说：坐一会儿吧。

两个人坐下，周围都是玉米，没人能发现他们。玉米秆的下部，有空气在流动，身上觉得凉爽些。王立业手里还拿着胡萝卜，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戴军掀起衣襟，把胡萝卜在衣襟上转着擦，很快一个光鲜洁净的胡萝卜到了手里。

戴军说他小时候常到地里偷胡萝卜吃。他把胡萝卜放进嘴里，嚼得声音很脆很响。

王立业从裤兜里拿出个塑料小包，里面是湿巾，那是母亲跟人吃饭时拿回来的。他用湿巾小心地擦着胡萝卜，擦完了晾一晾才放进嘴里。胡萝卜很甜。这是从土里直接拔出来的。王立业觉得这个傍晚一切都这么美好，就因为他们没有回家。

天渐渐黑下来。黑得很快。刚才还能看见远处的行人，现在一切都模模糊糊了。玉米的影子隐隐绰绰。四周也变得安静。汽车驶过的声音很响。汽车越来越少。汽车的灯光越来越亮。

如果不是他们跑出来，可能已经又回到了学校。教室里坐满了上晚自习的人，大多数同学都要提前到。想到教室里黑压压的人头，他们庆幸没有回家。就这么在地里坐一夜多好，好好享受一下这难得的清静。

戴军把衣服脱下来，包上土，当枕头枕着，王立业学着他，也躺下。玉米在他们眼里顿时高大起来，像一支支利箭齐齐地指着天空。天空已经暗了，星星一颗一颗浮现出来。这边出现一颗，那边又出现一颗，在没有星星的地方注视久了，就会发现一颗新星出现了，天文学家就是这么工作的吧？

最大最亮的那颗，是月亮。它那么安静、纯洁。王立业想，如果把教室的屋顶变成活动的，下雨合起来，不下雨时打开，他们就可以天天看见月亮了。黄宇佳也就不会死去。

他同情那些上晚自习的同学，想告诉他们，这里多么美好。当他们听不见远处汽车行驶的声音时，实际上已经睡着了。他们嘴角挂着笑。星星在他们梦中闪烁着。

3

回到家，陈冰溪的愤怒已经消失了。李凡就像她生活中的一个插曲，很快就忘记了，真正的生活是儿子和死去的丈夫。

已经六点半了，儿子还没回家，她并不害怕。在她眼里，这是个懂事的孩子，懂事得让大人心疼。也正因为这，她才不愿意把李凡领回家来。

她还记得，丈夫去世时孩子紧紧依偎着她。从那以后，白天走路，他走在马路的外侧，给妈妈挡着车流。夜晚钻进她的被窝里，说：妈妈，以后我搂着你睡。他像个小丈夫一样搂着她，黑暗中，陈冰溪的脸都发烫了。

他的学习成绩始终不错，初中没找关系就考上了三中，高中又考上了一中，都是重

点班。在她看来，李凡连儿子的一个脚趾头都赶不上。她感激死去的丈夫，给了她一个好孩子。这孩子长得像他爸爸。他爸爸不懂得爱，他却懂得。

陈冰溪把炒鸡蛋卷到烙饼里，拿着去学校送饭。这是她最幸福的时刻。孩子懂得用功，大人去给孩子送饭，没有比这更让她骄傲的了。她走进班里四下看着，却没有看到王立业的身影。一时有些迷惑。

有人低低喊了一声：王立业的妈来了。

“唰——”，教室里人一齐抬起头，一瞬间能听见手表的声音。他们看着陈冰溪，又互相看着，都意识到出了大事。

王立业座位是空的。在满满的教室里那个空位就像疮疤一样，非常显眼。陈冰溪心头发紧，她低声问前排的几个同学，王立业呢？都摇头，不知道。又大声地问全班：王立业呢？你们谁看见王立业了！没有人回答。几十双眼睛望着她，目光里都是惊疑。

她有些慌。走到另一个班找到周老师，死死拉着周老师的手问：王立业没回家吃饭，他去哪儿了？周老师也有些慌，却安慰她说，立业是个好孩子，不会出事的。

她说：就因为他是好孩子，我才害怕。他从来没这样过。

这话又让周老师更慌了。她说：我到班里问问。

班里一个同学说，放学时，看见戴军跟王立业一块儿走的。他们一块儿上了公交车。另一个同学说：他们上的不是 32 路，是 107 路。

107 路不是回家的路，是另一个方向。

周老师问：他们为什么上 107 路？

没有人知道。

周老师大声地问：谁知道，他们为什么上了 107 路？

一个同学站起来，有些犹豫的样子：107 路经过网吧一条街，戴军常在那里上网。

陈冰溪说：王立业从来不上网。

周老师说：咱们到那里找找，也许在。

陈冰溪迟迟疑疑地跟着去了。在她看来，王立业不可能到那种地方，只有坏孩子才去。

她们打了车，很快就到了那条街。街上有几十个网吧，两个人有点儿发愁，不知道该进哪一个。进了这一个，孩子从另一个出来怎么办？

周老师说：也只能分头寻找了。

陈冰溪是第一次进网吧，刚进去什么都看不见，只是闻到一股怪味儿。那种味儿说不上来，是烟味儿、汗馊味儿、臭鞋臭袜子味儿混到一起的味道。过了一会儿，才看见

一个个黑色影子在电脑前趴着，银屏的光打在脸上，脸有些发绿，像一个个幽灵。

上网的大部分是孩子。看不清他们的脸，但她知道都不是她的儿子。她的儿子她一眼就能认出来。想到王立业跟这一类孩子混在一起，她的心都被捏痛了。

她往里面走。网吧里房间很多，一个房间连着一个房间，走到楼上，是更多的小单间。每个房间都挤得满满的，一台电脑挨着一台电脑，你想象不到人会如此大密度地坐在一起。

最里面的角落里，一个女孩子坐在男子腿上，男子把手放进她怀里摸索着。想到王立业可能会在这里，陈冰溪的头都炸起来了。再往另一个房间走，一男一女做着什么连陈冰溪都不敢看了。

她急忙从里面退出来，心有些跳，但找不到儿子的惶恐盖过了这些。她站在门口看，没有周老师，不知道她是去了另一个网吧，还是在原来的网吧里没出来。陈冰溪犹豫了一会儿，去了另一个网吧，里面仍然没有王立业，她的心更加悬起来。

刚才她还下决心，找到王立业要狠狠揍他一顿，现在她倒盼着王立业在这里，哪怕他腿上坐着另一个女孩，也比无影无踪好。

找了六个网吧，她碰到了周老师，两人都有些沮丧，周老师不敢看她的脸，眼神一直回避着。陈冰溪有些怨恨。她认定王立业失踪是学校有责任。

这时，戴军家打来电话，问戴军为什么还不回家。戴军经常让老师留下谈话，这一次家里又以为是老师留下了。周老师说：没有，他跟王立业都没有来上晚自习，我正跟王立业的妈妈到处找他们。

戴军的父亲原先是农民，现在是龙新伟业集团的董事长。离婚时他多付了三百万，把戴军的监护权归了自己，大部分时间戴军跟保姆在一起。他每周只回家一两天。

他并不着急，对周老师说：找到了给我打个电话，我明天还要去香港。周老师关了电话，对陈冰溪说：真没见过这种家长，他的孩子让我给找，他自己干什么的。

陈冰溪觉得这话是说给她听的，心里说：你把我们孩子丢了，你不找谁找！但她嘴上却说：对不起，麻烦老师了。

周老师说：不麻烦，我跟你的心情是一样的，谁都不愿意孩子出事。

陈冰溪听出周老师口气变了，似乎已经认定王立业出了事。她想，不会吧？王立业能出什么事呢？那么好的孩子。心里这么说，身上却在冒汗，心头一阵阵地发慌。

她们来回找的时候，身后一家网吧突然冒起了烟雾，烟雾开始不大，陈冰溪以为是里面抽烟的人吐出来的，几分钟后发现烟雾越来越浓烈，她想，不是着火了吧？周老师说不是，里面那么多人怎么会失火呢？咱们赶紧找吧。当她们从另一个网吧里出来时，

看见那家网吧的窗口已经窜出来了火苗。里面的人正在惊慌地往外跑。

街上到处是哭喊声，惊叫声。有人在打电话，有人在喊自己的孩子。陈冰溪想，里面不会有王立业吧？那家网吧她刚才进去过，里面没有王立业，但她不能确定自己看得很细致。万一要是他有他呢。她凑到跟前看，里面往外跑的人一个劲儿地冲撞着她，有人推搡她，有人骂她挡了道。她也回骂着。

从里面跑出来的人都弯着腰咳嗽，别人问里面怎么回事，他们都说不出话，只是往里面指。大约是说里面还有人。有些人往外跑的时候摔倒了，别人又踩着他的身体跑了出来，等从楼里爬出来时，身上的伤已经很重了。这些人里面没有王立业。

消防车很快来了，消防队员们登着云梯进了楼里，火很快扑灭了，火灾是电线短路引起的，也有人说是因为抽烟的人把烟头扔到了窗帘上。陈冰溪不关心火灾怎么引起的，她关心没跑出来的人里面有没有王立业。

消防队员们抱着昏倒的人走出来，一共二十一个人，陈冰溪和周老师凑到跟前一个一个地辨认，都不是王立业，也不是戴军。她们这才放了心。

直到确认没有自己要找的人，周老师看了一下表说：学生该下晚自习了，我就不陪你

你了。

陈冰溪有些心慌。她说：周老师，你别走！王立业到现在还没找到，我该怎么办？

周老师说：失火的人里面没有他们，我多少放了些心。我回班里，看看班里有没有。你再找找，找不到也回家看看，也许他已经回了家。这么晚了，孩子没有意外也该回家了。

陈冰溪觉得也对。她又找了几个网吧，匆匆地赶回家，家里一点儿王立业回来的迹象都没有。她跌坐在椅子上，看见王立业的父亲在墙上看着她，目光里都是责备。

她给周老师打电话。周老师说班里没有王立业，刚才戴军的父亲又来了电话，戴军也没有回家。

陈冰溪眼睛模糊了，很想再看一看墙上那个人，看不清楚。泪水汹涌而来。如果他活着多好，哪怕他瘫在床上，也能拿个主意。现在谁是她的主心骨？

她想到了李凡，虽然她看不起这个人，还是给他打了电话。这些年，别人介绍过的男人不少，真正发生过点儿什么的还是李凡，不找他找谁？李凡很快就赶过来，一进门就说：你还呆着干什么？还不出去找。

去哪儿找？

去哪儿也比在家里呆着强。要不你在家等着，我找。说着就到了门口。

陈冰溪说：还是一起找吧。她给王立业留了个条子，告诉他妈妈出去有事，马上就